



晉書卷五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肅 緘 尚

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率帝裾入闈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矯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尙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懿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尙書令華廩息恒與太子游處

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闥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蔦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婢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賈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

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姑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頤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轎輶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

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干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
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鬚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
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
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
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徵號不見聽許疾病
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卽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
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
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聚便持二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歟聚盡鄙素不飲酒卽便遣舞啟說
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
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
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

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廢非其罪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廬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遁

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慤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閼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甲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啟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嶂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鬢鬱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不明牝亂沉戕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甲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寃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闕干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啟建祿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旣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

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彊臧尙並與父同幽金墉

彊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勸懲茲回作變遁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驅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欷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尙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葬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旣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寢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茲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就冤罔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旣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壈之謀已搆斃夫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深情憫惄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聽穎猷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振烽擣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
歸來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愍懷太子傳先是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鬢○本書五行志聾空作鼈喞前作比臘
月作來與此小異

不若遷延却期○却監本作劫綱目分注作緩今從闕本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晉書卷五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摶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子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闢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効力然皆苞藏禍心咀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文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謀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詔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驟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續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濬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鋒蓬蘽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竭財匱而吳薨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跨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渙東苞百越之地南括蠻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鐵望姦而薈庶尹嘉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輞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憲朝臺肆虐景皇幸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闢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減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更爰逮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憂庶命懸化而微王師蹠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衷矣雖忠臣孤懷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嘉盛

德之容親仁馨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
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
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抗憮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
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
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
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鍊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
嶮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寧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
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舊援之
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轍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
萬敢行不過于夫軸轆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
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諭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

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遠步闖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帑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寧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聲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避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

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輶糓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堪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當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囧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飄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宋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驅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